

霍亂之父——勞伯特·柯荷

(Robert Koch, 1834~1910)

——查 理 譯——



會把十九世紀傳染病的領域改觀的勞伯特·柯荷，他確信一種微小的，而且是單細胞的有機體能使人致病，這種不平凡的推想，產生了醫學上一門新的學科——

細菌學。因他有巧妙的才智，使今日的細菌學鋪上一條新的里程。

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誕生在德國風光明媚的哈季 (Harz) 山城——克勞斯熱 (clausthal)，幼時喜愛昆蟲，常和隣童奔馳山野間，蒐集昆蟲做標本，他的母親並未對自己孩子有這種奇嗜而加以干涉，但有的時候却強迫他在書房中讀書，可是他頗懶散，因他並非為工作而在這兒的，而是為了孤獨的靜坐，以安慰母親的關心。由於窗外的世界是很有生氣的，鳥在歌唱着，風在耳語着，而正在長大中的植物則在發出細微的喃喃之聲，他之一雙明慧的眼睛，對於自然界的觀察，和新異事物的注意，要比任何人都為深刻，每根發光的羽毛，每張青青的草葉，每塊在山旁的石頭，都能給予他一種消息和意義，他知道它的激怒，它的愛好，它的殘忍，它的仁慈，它的奢侈，它的自私和它的殺心，這大自然啓發了他的才智。

後來進入柏林大學攻讀醫學，但是有一種更重大的思想，盤旋於這位神經質的德國青年頭腦中，疾病是怎樣來的呢？傷寒症，熱水病，壞疽，黃熱病和霍亂等又怎樣呢？霍亂由那種細菌引起？後以優異成績畢業，一八七二年在德國波森 (posen) 省烏石 (wollstein) 城當內科醫生，並着手研究壞疽的病因，那時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徒勞無功的事，因 Polleder 和 Davaine 曾研究過結果失敗，到後來柯荷仍未把他的工作弄出一點頭緒來。一八

八〇年他被聘主持柏林公共衛生局，對於該局細菌研究的方法和儀器裝備，貢獻頗大，在這段期間內他發現一種適溫期染色法 (The method of stain in heatable)，把透明的培養劑用來培養硬化切片的細菌，終使醫學邁進了新紀元，更使臨床家可用此法來診斷患者。他最大的成就是發見肺結核桿菌，在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於柏林生理學會發表演說，受各界重視，使那繁雜的工作上有一點明朗化，可是治療方面一切都是幽暗模糊，途徑又被雲霧所蒙蔽，但是如果能夠穿過雲霧，來到陽光照耀着的山頂上站立着，並給人類指示康健的大道，那將怎樣呢？更進一步研究傷患的傳染，導致他對熱帶醫學發生興趣。

一八八三年他在埃及和印度之患者屍體中所發現霍亂桿菌之傳染性，又以其互相聯結如弧狀，故又稱為霍亂弧菌，並證明霍亂廣泛之傳播是由飲水，因投棄含有霍亂菌之排泄物於水中，排泄物浸入於鄰近之井水內。他在非洲，亞洲，和澳洲多年專門研究熱帶傳染病，諸如瘧疾，黑水熱，腺鼠疫，回歸熱等，他的門生卡托基發見阿米巴痢疾菌，柯荷在南非洲特別注意到牛疫。當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三年期間他使用砷阿托益 (aresiric preparation Atoxyl) 製品，治癒了嗜眠症。一八八五年他回到柏林大學當公共衛生學教授，一八九一年任命為傳染病防治院院長，後來稱為「勞伯特·柯荷醫院」。

不幸，一八九二年漢堡霍亂大蔓延，情況極為慘重，因該處居民大部份從易比河導水，沒有消毒過而飲食，致使八千五百人遭殃，屍體遍地。究竟柯荷對自己認識是這樣的淺薄嗎？他的一切工作是真的僅僅為了名譽嗎？還是他太不偉大，不能專心致志，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去探求真理呢？最後經他領導把霍亂撲滅了，但他每日還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尚未解決熱帶病的病理，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在 Baden-Baden 由於心絞痛突發死於實驗室工作時，並未享受餘年，畢生窮研細着。雖然西方一顆彗星墜落了，但這個偉大的奇蹟，它使千百萬生命獲得了拯救，其遺光永遠照耀着醫學史冊。